

我那 四十年

一个北京人的回忆

白骥 ◎ 著



華齡出版社

我那四十年

——
一个北京人的回忆

白骥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笑竹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那四十年：一个北京人的回忆 / 白骥著. —北京：
华龄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69-1218-8

I. ①我… II. ①白…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6908 号

书 名：我那四十年——一个北京人的回忆

作 者：白骥

出 版 人：胡福君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甲57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58122254 传 真：58122264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印 刷：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7.5

字 数：54千字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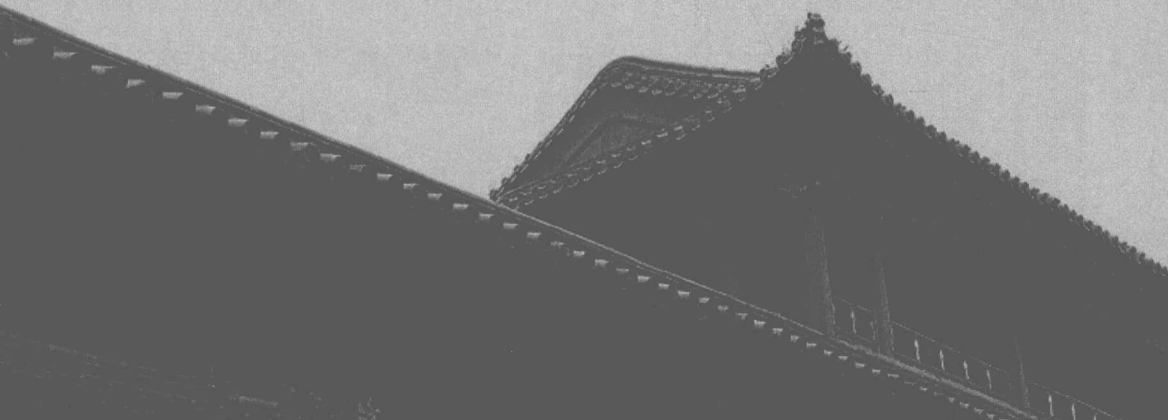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我那四十年

白骥

这是我退休的第一天——2018年2月5日。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因为不写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儿子。我是1982年2月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当了五年半中学老师，坐了一年市级机关，跑了八年记者编辑，之后自愿报考进入北京银行（当时叫“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办公室，直至“行报”副主编，2000年6月1日到支行工作，直至今日……18年又8个月基本没动笔，不写，我就废了。妻子不一样，在一家大医院干到退休，主任护师，炙手可热；又在中华护理学会某专业委员会担任主委，讲学、开会、出书，忙得不亦乐乎；还被聘到一家民营医疗集团成了“香饽饽”……儿子呢，初中、高中就读于北京第四中学（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几乎都知道那所中学），凭高考成绩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毕业



后自己应聘香港某航空公司,现在英国工作……不写,我对得起谁呀?

为什么只写“四十年”?一是自1998年底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之后的19年我无法用自传的方式写出来,我思忖,我担心,我把握不好;二是这后19年留给我的纠结太多,头绪太多,太复杂,我还驾驭不了;三是我还想象着用一种“戏说”或“演义”的方式,把我所爱的赞美出来,所不喜欢的深究出来,如果成书那该多好!四呢,要看我第一本书能否完成付梓。

对,这是我独立写作的第一本书。

目录

Contents

我的家，在“牛犄角尖儿”上	1
生我的那天，我爸带着姐姐哥哥去了动物园	4
我大姐：为了弟弟妹妹放弃考高中	7
我二姐：与癌症抗争了二十六年	9
我哥：16岁屯垦戍边，凭本事进了中央音乐学院	13
我三姐：掏心掏肺给每个人，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6
我母亲：脾气大，人好，享年86	19
我父亲：谁也不相信他得了老年痴呆	22
在铁狮子庙幼儿园，我最喜欢“小爱”	26
家里很穷，但童年是快乐的	29
小学，我当上了“红小兵团长”	32
那六年半，生活得有滋有味	36
九十八，“杂”吗？	41
“二嫂子”，你在哪里？	46
挑水做饭，啥活儿都干	49
唐山大地震，我们住进了地震棚	52
插队，我去了“老仁庄”	55
师范学院，“吃饭学院”？	61

勤工俭学，我挣了 120 元	65
昌平一中，我把青春留给了你	69
先结婚后恋爱，像酒越来越醇香	75
坐机关，我不称职	81
老年报社，最放纵的日子	83
二百三十三封信，冰火两重天（上）	88
二百三十三封信，冰火两重天（下）	92
我们有了儿子——“Best”	97
保险报社，日子过得有压力	101
不到三岁，儿子进了高井幼儿园	104
进入“合行”，多少人挤破了头	108

我的家，在“牛犄角尖儿”上

我小时候的大北京，城墙环绕的西北角有一座城门——西直门，据说是明清两代专门运水也就是给皇宫拉饮用水所必须经过的城门。西直门内大街全长约两公里，大概在这条街中间的位置，路北有一条胡同——北草场胡同（相对的就是“南草厂胡同”），传说是明清两代朝廷堆放草料的地方，胡同不宽但口儿小肚子大，越往里走越有乾坤。大约走到尽头，右手有两条小胡同因为根部相连呈U字形，不知哪位高人就给两条小胡同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前牛犄角、后牛犄角，而我的家就在“前牛犄角”的“尖儿”上——5号院。

那是一个怎样的院子啊？！大门紧闭，三进两出，屋脊高耸，花木错落，院落深深，迂回曲折。三进，也就是分为前院、里院（也叫“中院”）和后院，主人自然高居里院之三间大北屋；后院有六间北房和一座带门洞的后门，住着主人的大女儿一家和租户一家；前院有三间南房、一间门房以及大门洞，而我家就租住在三间南房之中达三十六年之久。里院的大北屋有高台阶，有廊子，室内高高敞敞，冬暖夏凉。



1995年9月3日，我们在家招待两位外国朋友。

图为北草场胡同南口（左边三人分别为我、我爱人和其中一位外国朋友）。

主人据说是旧时一位知名的御医，有才有钱，儿女满堂。院子里有杏树、核桃树、枣树、香椿树，有迎春花、芍药花、月季花，还有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的各种花，有影壁、二道门、厕所、污水窖……我们小的时候最爱玩捉迷藏，三四个甚至六七个孩子，一声“开始”，你就找吧，前院、里院、后院找个遍，兴许找不全——犄角旮旯太多了！我猜，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也不过如此吧？

我爷爷是个破落的城市贫民，满族后裔，没有工作又身无长技，只有靠变卖家产艰难度日。我奶奶带着我爸去有钱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儿连带着看孩子，挣点儿零花钱勉强维持生计。我爸十几岁就出去干活儿了，在澡堂子里边打下手儿——给顾客端茶倒水，后来以不错的成绩考入“北平师范”，管吃管住，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能往家拿钱了。我爸有两个姐姐，都没上过学，早早地就嫁了人。我爸、我妈还有我爷爷、我大姐搬到前牛犄角胡同5号院的时候，我二姐还小，据说趴在我妈的肩头流着口水，把母亲的衣服弄湿了一块儿，但

是小模样不错，白白的，街坊邻居都夸她好看。

那三间老南房我可是记忆尤深：春、秋、冬三季见不到阳光，夏天的下午至傍晚也就是最热的当口儿，阳光从西北方向射进来，屋子里就更像是一个蒸笼了；雨季返潮时地面能出水儿，平时则潮湿得泛着白碱；冬天尤其冷，窗玻璃上结满了冰——给我的童年带来无限遐想的冰花，即使外面有一层木质窗板也无济于事；没有后窗户，也就无法通风；冬天生着煤球炉（后来进化到蜂窝煤炉），一擞火一添煤，爆土扬场，满屋飞灰；夏天要糊卷窗，那可是我爸的拿手好戏——把经历了将近一年的窗户上的纸撕掉，把窗棂扫干净，糊上窗纱，在一张大纸的一边粘上秫秸秆儿，另一边粘在撕掉纸的窗棂上，在窗棂上钉上钉子绕上小线儿（一种白色的棉绳），卷窗就可以卷起铺开了；对了，还有糊顶棚，也是我爸施展身手的时机，时间一般选在放寒假、春节前，同时扫房。我爸身体棒，手又巧，什么活儿都能干，还不耽误要孩子（好像“计划”过，失败了）——三女两儿，到我这已经是老五啦！

可苦了我的亲妈了……



图为我父母居住的楼下，还能看出北草场胡同的样子。

生我的那天，我爸带着姐姐哥哥去了动物园

我爸太贪玩儿。

听我妈说，刚结婚那会儿，我妈没工作，就在家带孩子，我爸每天下了班吃了饭撂下饭碗就奔了我大姑家——搓麻去了。我妈收拾完了，孩子睡了，自己坐在床边发愣，时不常地就靠在被子垛上睡着了。不知道几点钟，我妈被一阵开门声惊醒，我爸满脸堆笑进来了，看看孩子，听听隔壁我爷爷的出气儿声，搂住我妈亲一下，眼睛眯得更小了，我妈的气顿消。屋里除了床、一个柜子、两个陪嫁的木箱、一张八仙桌、一个木质脸盆架子和屋中间一个煤球炉子，凄锅冷灶，但我妈没怨过我爸，只要人好，就硬着头皮过日子！

要说我妈，也是大宅门里走出来的，只不过家道中落——让我姥爷给败了。我妈的娘家，在崇元观（后改为“新开胡同”）往南、赵登禹路北段路东的石碑胡同（“文革”时改成了“育德胡同”），大概在胡同中间，路南，凹进去一块，两座门，东边那个门。进去后有个过道，给人以幽深的感觉，走到头左手就是我姥爷的三间大北房和

两间耳房，右手是三间西房，对面是三间东房。这座院子是我姥姥的父亲留下来的，我姥爷不干正事，靠“吃房租”过日子——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的“大合作社”（副食商店）是我姥姥的祖产，还有路东的哪一家店铺我不记得了，反正有不止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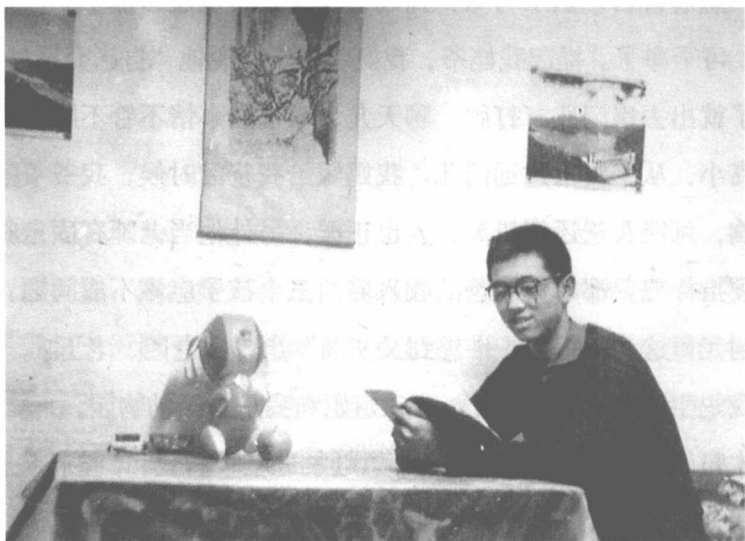
我姥姥走得早，留下了三儿两女，我妈排行老四。我姥爷续了弦，条件是“不再生养”——怕后妈对五个孩子不好。我这个后姥姥还真不错，慈眉善目，乐乐呵呵，我姥爷没了之后她还参加了工作，自食其力，可干净了。提起我姥爷，我妈就撇嘴，说他“自己合适就得”，吃饱了就出去串门儿、打牌、聊天儿，家里的事情不管不顾，我妈只读到高小，从来没出过远门儿。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我爷爷家穷得叮当响，可能我爸还机灵，人也正派，另外他当老师有固定收入也算是硬指标吧。那时候我爸的收入养两三个孩子应该不成问题，本来是想到我哥这儿就打住，谁想到又“溜”出来了老四、老五？

我妈生我那天，我爸带着我仨姐姐和我哥去了动物园，一早走的，下午才归，回到家又渴又饿又冷，想赶紧进屋暖和暖和，垫补垫补（老北京话——吃点儿东西）。谁想到屋门从里边锁着，窗帘紧闭，热心的邻居赶紧把一行五人拉进自己家：“要生了！”不知我爸当时是不是有些许的脸热，倒是姐姐哥哥们挺高兴。不一会儿，南屋传出微弱的哭声，接生婆哆着双手出来了：“小子！”我爸赶紧道谢。那一天，是1958年1月23日，农历腊月，“鸡尾巴”。

我爸没费劲就给我定了名字——骥——“大跃进”的产物。

我爸起名字有两下子：我大姐生日是4月1日，愚人节，但我爸还知道又叫“阿愚节”，于是就叫“阿愚”，还带点儿满族色彩；二姐顺着排，“阿骐”，“骥骥一跃不能千里”是也；三姐“阿俐”，

大约希望脾气性情随他——聪明伶俐；长子“駉”，有“駉駉日上”一词，但知之者寡，够生僻的，也可窥见我爸的各色。对，我爸有个性——正直，善良，热情；有时候热得过分，有时候头脑简单，有时候喜欢热闹，有时候特要面子。这些个性大部分传给了我，基本上传给了我三姐阿俐；而我大姐、二姐、哥，则更多地接受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更有心思，更有内涵，也更温和些。



图为住平房的时候，家里简陋而温馨。我爸喜欢在墙上贴画儿。

我大姐：为了弟弟妹妹放弃考高中

我大姐阿愚，属鼠，今年 70 岁，因为与我相隔最远，给我的印象也就偏淡些。听我三姐说，我大姐小的时候没少带弟弟妹妹，因为每隔两年左右就生一个，她的课外负担应该是最重的。在我的印象中，我大姐高挑、白净、匀称，相貌姣好，带点儿清高。她小学就读于离家不远的后桃园小学，大队长，学习没的说，毕业时以两科 199 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后改为“实验中学”）——那可是女孩子们心目中数一数二的理想去处（那时候小学升初中全市统一报考，按分数录取）。初中毕业，问题来了：继续上高中，家里还得掏钱供，可当时家里已经是月月借钱、月月开支（发工资）先还欠款——恶性循环了。我爸一边嘬着牙花子一边硬着头皮对我大姐说：“考技校吧，实在供不起了……”我大姐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凭她的成绩和智力，报考一所好的高中没问题呀！

穷，改变了人的命运的走向。

我大姐报考了北京电机学校，地点在朝阳区大山子——当时那可是荒郊野外呀！每周六下午我大姐回家（当时每周休息一天），很



图为我大姐带着我哥、我三姐和我。

背后就是迎春花。

少有笑模样，第二天下午就又背着书包返回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石墨模具厂，地点就在中国美术馆后街，从工人干起，一直干到副厂长。记得1996年年末，我刚调到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工作不久，一天，陪着当时的总

务处长到我大姐单位看房——厂子的地方被占了，盖了商品房，我大姐积极联系客户卖房。我们见到的每一位师傅都乐乐呵呵的，有的拿着旧饭盒，有的手上粘着油污，而我大姐穿着一件退了色的棉外套——我印象中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的棉外套！我记得当时一位师傅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收入不高，可我们的人际关系好啊……”

下岗，买断，自谋出路，提前退休，作为副厂长的我大姐听领导的话，劝了张三劝李四，陪着职工叹气陪着职工掉眼泪，有的职工甚至找到家里跟我大姐犯横，坐那不走；劝得差不多了，也走得差不多了，我大姐病倒了，上班的第一天，领导问她：“这一大摊子，你还能顶得下来吗？”我大姐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她斩钉截铁地说：“我退！”才52岁呀！那些日子，她睡不着觉，一身一身地出汗，退下来不久，我大姐就被查出血糖偏高。

我大姐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情，一是婚姻美满，两口子琴瑟和谐，互相搀扶；二是赶上政策的一个“尾巴”——生了二胎，现在一儿一女常陪伴，天伦之乐享晚年。

我二姐：与癌症抗争了二十六年

我二姐阿骐，2017年4月16日走的。

我二姐皮肤白皙，笑眉笑眼，手特别巧，但命运对她不公——身体可能是我们姐弟五人当中最弱的，而遭遇则肯定是我们五人之中最令人心疼的。

我二姐小学就读于东教场小学，离家也不远，回到家就帮助母亲干活，“小升初”同样考进了师大女附中，可以想象当时我爸有多自豪！

“文革”开始了，先是揪斗、毒打校长致死，后是老师、学生不知道下一秒钟自己的命运如何。我二姐老实，又出身一般家庭，属于坐在台下听喝儿的那种学生，课是不上了，整天提心吊胆。正赶上我爸在单位挨整，也被审查，有时候还不让回家，孩子们浑浑噩噩，不知道怎么混的日子。“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交五分钱迁走户口，1969年1月（春节前），我二姐被抛到了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桃李坪生产队的黄土高原上，那年她才十几呀！我没去过陕北，但听我二姐不止一次地提起过那里：活儿累、活儿苦不说，吃

的是什​​么？能吃饱就算不错！下地干活，想撒泡尿，没遮没挡，几个同学围成一个圈子，轮流解决；来例假，没有软纸，就用报纸揉软了用——报纸都不好找。后来我二姐几次跟我说过，多少次想跳下崖子了此一生！

没多久，病魔袭来——风湿性关节炎，手关节肿胀，拿不了东西；脚关节肿胀，走不了路。好不容易回到北京，我爸不敢请假，我妈带着我三姐和我（我大姐和我哥不在家），向邻居借来一个小车（四个轱辘上面一块木板），车上放个小板凳，我二姐坐在上面，我在前边拉，我三姐在后边推，去医院看病、打针、拿药。过了几天，二姐稍微见好，我爸无奈地对她说：“好点儿就回去吧……”今天想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家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父亲头上悬着“历史问题”的“利剑”，母亲“房产主出身”在单位低眉顺眼，双亲既痛心又无力，既害怕又无奈，不敢让孩子在身边久留啊！二姐是不是哭着离开北京的我记不清了，但之后只要我想起那一幕，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出……

1972年末，政策有了变化，汉中“012基地”来招工了，1973年1月，二姐从陕北到了陕南，不过还是山沟里，还是一条道路通县城（城固县），只是进了工厂，而且是航天部下辖的保密工厂，当起了化验员。二姐夫是厂里的“红人儿”，从团委书记到车间主任再到燎原航空飞机制造公司实业公司副总经理，能干肯干。二姐的工作环境看似干净却潜藏着危机，41岁的时候查出患了肺癌，只得回北京做手术。当时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主刀的大夫叫王俊，开胸后一看不好——癌瘤包着主动脉，只得将外围的癌瘤尽量剔除。我记得二姐醒来后问我们：“我怎么还憋得慌啊？”我们只能骗她：“慢慢就好了……”恢复得